

陈 铭 郑建明

20世纪90年代的目录学研究综述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的目录学研究,在基础理论、目录学方法、分支学科、目录学史、国外目录学,以及书目情报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其不足之处,主要是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对目录学新研究领域开发不广,对目录学史的研究过热和缺乏研究方法,等等。新世纪目录学研究的趋势是向分化与综合、整体化与科学化方向发展。参考文献 27。

关键词 20世纪90年代 目录学研究 综述 研究成绩 研究方向

分类号 G257

ABSTRACT Good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in the 1990s, including theoretical basis, methodologies, branch disciplines, history, foreign studies, etc. Aspects to be improved includ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 etc.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redicts future trends. 27 refs.

KEY WORDS 1990s.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Overview. Achievements. Research directions.

CLASS NUMBER G257

本文试图从整体角度对我国自90年代以来的目录学研究及对21世纪目录学的发展趋势,以及仍需解决的问题作一个综述。

1 90年代以来目录学研究的情况

1.1 目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1.1.1 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研究

进入90年代以来,如“图书说”、“目录说”、“书目工作说”、“矛盾说”等几种观点的讨论并没有停止,但更进一步地从目录学发展的规律性方面来揭示目录学学科的自身发展的特殊矛盾,即提示与报道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目录学领域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立足于反思的基点,陈光祚提出了“对目录学对象的再认识”,对目录学定义的表述进行了重新修正,认为“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1]这一认识突破了目录学是“目录之学”的固有观念,研究的视野扩大了,更能容纳和反映当代书目活动的实践内容,理论概括的逻辑性也较清晰。此外,罗娟华提出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应为“图书文献、目录以及目录生成的相关工具和其他应用条件”的观点^[2],似乎未能把握目录学的本质特征,也忽略了作为研究对象的东西必须是该领域最基本

的东西这样一个事实。

关于目录学概念的定性描述,彭斐章从新的基点出发,认为现代目录学是“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3]这一基点成为区别传统目录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而导致了现代目录学研究内容上的深刻变化。从宏观而言,有人从继承与创新的角度将研究内容概括为:(1)现代目录学基础理论;(2)现代书目情报服务;(3)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的现代化;(4)国内外目录学比较;(5)中国古典目录学遗产;(6)专科学目学等^[4]。从微观而言,陈光祚本着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重新理解将现代目录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为:(1)揭示与掌握各时代文献总的状况;(2)对文献流的各种统计测度;(3)把握好文献流的导向;(4)探讨目录编制的理论与方法。由此可见,现代目录学在研究内容上与传统的目录学既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又更多地体现出时代性和发展性。

随着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理论基础问题日益关注。“社会认识论”、“知识基础论”、“文化论”等观点在理论界风行一时。葛民在《大众传播理论与目录学》一文中认为,无论从“信息传播”角度还是从学科的性质特征来看,目录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天然的联系,提出大众传播理论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信息理论、文化学说一起成为目录学的一种理论

基础,并且考察了传播理论对目录学的启示。^[5]由于信息论的影响和渗透,目录学界的一些学者,又接受或赞同目录学的理论基础是信息科学这一具时代特征的新观点。如柯平提出“信息理论”应成为目录学的理论基础,认为信息理论影响并渗透到目录学领域,正在改变着目录学的知识结构,“引入信息理论建立的书目情报理论是现代目录学的基础理论”,以信息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必将向信息化方向发展^[6]。在此基础上,杨河源认为目录学研究只能是人类社会信息中的一部分,即文献信息,因此他认为“信息科学”太过于笼统,于是将其限定在“文献信息学”的基础之上,可谓探讨更加具体而深入^[7]。肖希明提出目录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由哲学基础和学科基础组成的层次体系,在与目录学相关的众多学科中,能深刻揭示书目现象本质,对目录学的发展起到确定起点的作用,并始终提供宏观指导和理论支持的基础学科是信息科学和文化学说^[8]。这些观点均视野开阔,言之有理。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丰富了目录学理论基础的认识。

关于建立中国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探讨,至今仍未成定论。乔好勤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应该是建立在一种方法论基础上的许多理论,概念彼此密切相连的有机整体。”^[9]而朱天俊认为:“所谓中国目录学体系是指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体系。……目录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由目录学理论、历史和方法组成的。”^[10]曾令霞则提出:“目录学当前仍处于理论体系形成阶段。”^[11]肖希明将目录学理论划分为三个层次:目录学基础理论、目录学理论基础及目录学应用理论,三者相结合构成目录学理论体系^[12]。程焕文则认为目录学这一名称过于狭小,已无法与其对象的义域相对应。他站在世界书目控制的高度提出了二次文献学的设想,并具体构画了相应的学科体系^[13]。近年来,问题的讨论虽未达成共识,但研究已逐步走向深入。

1.2 目录学方法的研究

近年来表明,关于目录学具体方法的具体应用研究较多,比如比较法、控制法、定量方法的引入而形成的比较目录学、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等分支学科。近年出版的文献计量学著作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标志着我国书目计量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数学方法在目录学研究中的应用还远不能说已经成熟,数学方法还往往只是用作一种量的简单统计方法,而没有被用来描述量与量之

间的关系。对于方法与学科的关系,特别是方法与学科的发展,王析从数学化、科学化、发展化这三个方面对目录学研究应用其他学科方法作了详细的分析^[14]。马芝蓓就目录学研究如何利用其他学科方法来完善和发明自己,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分析和论述,认为目录学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层次性和规定性,根据普遍性程度差异,从高到低分为 3 个层次,即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目录学专门方法。由这 3 个层次的方法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即为目录学方法论之体系结构^[15]。彭斐章还提出下一步目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结合目录学研究的特点,探讨引进方法的本质属性和应用机制,寻求与目录学研究的契合点,真正做到融会贯通^[16]。

1.3 目录学分支学科的研究

目录学不仅通过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丰富自身的内容,同时它也在向其他学科领域渗透。进入 90 年代,应用目录学的研究日趋深入,专著《应用目录学》从目录学应用的角度探讨了目录学分支学科的理论 and 实践,将应用目录学的内容概括为文献的编撰和利用两大方面。

专科文献目录学是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产物。专科目录学成果丰硕,在社科领域出现了马列、哲学、文学、历史、经济学等专科文献目录学,其中尤以文学和历史目录学体例较为完备,自然科学领域则以医学文献目录学最为发达。地方文献目录学的研究成果显著,林申清、吴荣政对方志目录的编纂成果作了客观评价。

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和比较目录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在经历了介绍描述阶段之后,开始进入到分析研究阶段。对书目控制的研究从概念、原理、层次、研究对象及实用性等内容开始深入到部分规律的探讨。但对新技术条件下书目控制的应用研究还比较薄弱。蒋永福提出:“从书目控制走向文献控制论”,突破了书目控制的局限^[17]。柯平以书目情报为基点,提出建立“原理控制、空间控制、类型控制”三级基本模式的理论构想^[18]。但与此同时,真正切合我国当前书目工作实践并有指导意义的研究不多。关于书目计量学,90 年代迫切需要解决的应用课题包括“书目计量的引进与消化、吸收与创新的研究,书目计量工具与现代化手段的研究,书目计量学的理论与应用基础的研究”。就比较目录学这一分支学科而言,已从进步阶段进入了实质性的比较论述阶段。

对索引和文摘理论的研究,张琪玉指出索引学研

研究应以索引这一事物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术为研究重点,对各种类型的索引作统一研究,并提出索引工作开展的具体建议^[19]。霍春英提出建立文摘和文摘系统^[20]。从总体上看,研究有待系统、深入。

1.4 对国外目录学的研究

外国目录学研究包括译介外国目录学著述和将外国目录学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彭斐章、柯平等运用比较的方法,为我们了解西方目录学的产生、发展及其社会背景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参考依据。柯平的《国外书目情报理论》阐述了书目情报理论的源起及其发展过程,总结了其基本理论,为建立我国的书目情报理论提供了借鉴和反思。肖时占《国外目录学的理论和实践》,程焕文关于世界书目控制,以及《鲍威尔斯与英美目录学鲍威尔时代》^[21,22]等,对西方国家目录学的发展过程、基础理论和书目实践活动都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和探讨。外国目录学成果是我们重要的参照系,尤其在目录学分支方面的研究走在我们前面。

1.5 对目录学史的研究

90 年代目录学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正得到进一步发展。乔好勤的《中国目录学史》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水平。在目录学史研究中,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将目录学史与传统文化背景和哲学思考相结合^[23],如李国新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传统目录结构体系所进行的哲学思考^[24]。王国强的《明代目录学新论》,宋宜的《20 世纪目录学史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目录学史与社会发展史、学术文化史紧密相联,历史地总结某一时代目录学的成就和特征。柯平则从理论上探讨了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有关问题^[25]。目录学史的研究方法也有所改进,系统论和计量分析法开始引进。关于我国目录学思想的研究除了对历代有影响的目录学家学术思想的研究外,也开始重视对今人如叶德辉、彭斐章等目录学思想的探讨^[26,27]。

1.6 书目情报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书目情报服务是目录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彭斐章等编著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堪称第一部系统研究读者书目情报需求规律与服务优化的专著。张治红等的《书目情报负效应及其反馈机制》、柯平的《书目情报服务经济效益探讨》等,对目录学扎根于实践的土壤,发挥其致用之学的功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90 年代目录学发展的不足之处

2.1 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脱离

目前我国目录学理论的研究与开发水平较之世界目录学理论水平可以说是毫不逊色,但在书目工作实践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却是差距明显,使我国目录学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脱节。理论与实践不适应,主要原因是指导目录学实践的书目工作实践理论研究不够,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无法充分体现。

2.2 对目录学新的研究领域开发不够

因为文献目录的内容并非仅局限于书目与书目工作,除了成果形态为书目的目录以外,任何一种图书、期刊都有自己的卷首目录,但在目录学研究的视野中却见不到对这些目录的研究。目录应该向读者传达怎样的信息,如何真实有效地揭示文本内容,这一领域还是空白。

2.3 目录学史的研究过热,导致目录学的“恋母情结”不易消解

人们过于集中在目录学史的领域进行精耕细作,削弱了目录与时代、目录与文献、目录与读者、目录与新技术诸多关系的有效研究。而且因一些研究者对传统目录学的某种偏执,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视为目录学的最高价值形态,使其迟迟不能进入现代目录学的精神境界。

2.4 目录学研究方法匮乏

情报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图书馆情报检索系统、索引、文摘的理论研究方法等都是建立在书目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由于我国目录学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本应属于我国当代目录学理论研究的方法,不是由于自身忽视就是为情报学等借鉴、利用,这就使我国当代目录学在理论研究的方法方面显得十分匮乏。今日目录学理论研究采用的是分析——综合为主的思维方法,偏重于考证方法,定性分析和历史归纳法,导致我国目录学理论研究主要局限于回顾和总结,远不能适应经济等专业领域的目录理论,从而也不能真正实现目录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化、系统化、整体化和多样化。

3 新世纪的目录学发展趋势

3.1 分化与综合趋势

21 世纪的到来,目录学又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学科的分化与综合,即学科越分越细,而同时又越来越综

合。现代科学的这一发展趋势必然影响到目录学领域,使得目录学也呈现出分化与综合的发展趋势。目录学的综合趋势是指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相互移植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现象,目录学的综合化趋势就是移植法的体现,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录学移植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导致分支学科的产生;二是其他学科移植、借鉴目录学的方法,使目录学作为方法学科渗透到其他学科领域,与其他学科专业相结合而产生分支学科。

3.2 目录学的整体化与科学化趋势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录学研究也呈现出整体化与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在目录学领域,其整体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录学自身理论的整体化,主要体现在全面总结以往目录研究的成果,以推陈出新。从我国目录学整体发展的高度来探讨,将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当前书目工作的实际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把书目方法提到方法论的高度作为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来研究,以构建科学的目录学理论体系。二是目录学与整个科学的融合。目录学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自身的综合化。从“知识——文化——社会意识”的路向考察,目录学将与文化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融为一体,使目录学融合进广义文化学的整体化中心来,使目录学成为研究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学问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知识——信息——交流”的路向考察,目录学将与符号学、交流学、传播学、计算机学、数学等众多学科交叉结合,将使目录学融合进信息科学的整体化中心中来。科学化是目录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目录学科学化的实现基本上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目录学名词术语的标准化、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书目情报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需要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 1 陈光祚. 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 图书情报工作, 1990(1)
- 2 罗娟华. 目录学的科学意义、学科地位及其对象内容问题初探. 图书馆界, 1993(1)
- 3 彭斐章. 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 图书情报工作, 1995(2)
- 4 吴平. 历史的继承与创新——关于现代目录学的思考. 高校文献信息学刊, 1995(1)
- 5 葛民. 大众传播理论与目录学. 图书与情报, 1990(2)
- 6 柯平. 试论以信息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 图书情报知

- 识, 1994(2)
- 7 杨河源. 目录学的理论基础是文献信息学. 图书情报知识, 1991(2)
- 8 肖希明. 论目录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4(3)
- 9 乔好勤. 必须重视目录工作组织管理. 图书情报论坛, 1991(3)
- 10 朱天俊. 目录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2(4)
- 11 曾令霞. 关于目录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图书情报知识, 1991(3)
- 12 肖希明. 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进展. 图书情报工作, 1994(5)
- 13 程焕文. 论当代中国目录学的变革: 关于建立二次文献学初步构想. 图书与情报, 1991(4)
- 14 王析. 目录学研究应用其他学科方法的思考. 图书馆, 1992(1)
- 15 马芝蓓. 当代目录学方法论体系探讨. 图书情报工作, 1994(2)
- 16 彭斐章. 论当代目录学的发展趋势. 图书情报知识, 1991(4)
- 17 蒋永福. 从书目控制论走向文献控制论. 图书馆, 1993(1)
- 18 柯平. 试论以书目情报为基础的书目控制.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1(3)
- 19 张琪玉. 关于索引学研究和索引工作开展的设想与建议.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3(1)
- 20 霍春英. 近年来文摘及其刊物研究综述. 晋图学刊, 1990(3)
- 21 肖时占. 国外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 图书情报论坛, 1993(1)
- 22 程焕文. 鲍威尔斯与英美目录学鲍威尔时代. 图书情报知识, 1995(1, 2)
- 23 钱振新. 近年来目录学研究动态的回顾与思考. 情报资料工作, 1993(3)
- 24 李国新. 论中国传统目录结构体系的哲学基础.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3(2)
- 25 柯平. 关于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思考. 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3(2)
- 26 王晋卿. 叶德辉的目录学思想与方法. 图书馆, 1994(4)
- 27 柯平. 彭斐章目录学思想初探. 图书与情报, 1990(2)

陈铭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研究生. 通讯地址: 南京大学. 邮编 210093.

郑建明 南京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博士, 副教授.

(来稿时间: 2000-03-29)